

先秦載籍所常見之神與仙(上)

蕭登福

春秋以前有神無仙，戰國之世始有仙人之說。仙人率皆因修道而來，不老不死；而神則有天神、地示（祇）、人鬼之分。神、仙之稱雖不同，但因神與仙皆有超異常人的能力，因此戰國之世，常將神與仙混而一之。《莊子逍遙遊》說藐姑射山之神人，餐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能乘雲氣御飛龍。此中所言之「神」人，實即是「仙」人。而《莊子大宗師》所言衆多得道者中，如狝韋、伏羲、馮夷、肩吾、日月、北斗、黃帝、西王母、傅說等等，其中參雜有天神、地祇、人鬼及仙人。因此終戰國之世，神與仙的差異不大，很難以將之區分清濁。職是之故，本文便混合起來探討它。又因先秦載籍所見之神仙人物甚多，無法一一論述，所以僅依天帝、太一、五帝、五神等天上大神，及日月風雨河海山嶽等天神地祇中之較重要者，與夫赤松子、西王母、王子喬、黃帝等較常見之仙人，擇要分項敘述於下：

壹、先秦常見之天界大神

一、天帝

天帝亦稱爲天、帝、上帝、上天、皇天、蒼天等等，是天界的最高主宰；在商周文獻中極爲常見。《易經益卦》云：「王用享于帝。」《尚書舜典》云：「肆類于上帝。」《左傳成公十年》：「殺余孫不義，余得請於帝矣。」《墨子天志上》：「以祭祀祀於上帝鬼神。」《墨子天志中》：「天子爲暴，天能罰之。」《論語堯曰篇》：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。」《離騷》云：「吾令帝閭開關兮，倚閭闔而望予。」《楚辭遠遊》：「命天閭其開關兮，排閭闔而望予。」上述文中之「天」與「帝」，皆是指天界之最高主宰天帝而言。天帝除掌理天神、地祇外，亦兼掌人鬼（有關天帝之探討，請參見拙撰《先秦冥界思想探述》一文）。

至於天帝之所居，《列子周穆王篇》說：「（穆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，鈞天廣樂，帝之所居。」又，《楚辭遠遊篇》云：「召豐隆使先導兮，問太微之所居。集重陽入帝宮兮，造旬始而觀清都。朝發軔於太儀兮，夕始臨乎於微闔。」《遠遊》所說的「太微」、「清都」，即是《列子》的「紫微」、「清都」。而據東漢王逸《楚辭》注語所說，太微（紫微）是帝庭所在，清都則爲天皇之居所。

「紫微」既是天帝所在處，那麼它究竟是在天上的何處呢？《史記天官書》說：

「中宮，天極星。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旁三星，三公；或曰子屬。後句四星：末大星，正妃；餘三星，後宮之屬也。環之匡衛十二星，藩臣。皆曰紫宮。」

據《史記》所言，則「紫微」其處，是以天極星為主星，配上周圍近二十個星宿所組成的。天極星即是北極星；也是《論語為政篇》所說：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」的北辰。北極星，西洋屬於小熊星座，古人以為它是不動的，所以《論語》才有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」的說法。但近世天文學家認為它也是在移動中，只是差數極其微小。近人蔡獻章《星空一年》說北極星「每年向北極接近十五秒角，至二一〇二年，便接近二七分三七秒的位置，然後漸次離開，待一萬二千年後，便由織女擔任北極星了。」由於北極星移動差數極微，古人誤以為它是不動，因此除以此來判斷方位外，並把它當作天界的中心。

又，北辰原是天帝所在處，而《史記》又說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」《索隱》云：「泰一，天帝之別名也。」以太一來稱呼天界之最高主宰，起於漢武；太史公為漢武時人，所以才會以太一來代稱天帝。《淮南子天文篇》亦云：「太微者，太一之庭也。紫宮者，太一之居也。軒轅者，帝妃之舍也。咸池者，水魚之囿也。天阿者，群神之闕也。四宮者，所以為可賞罰。太微者，主朱鳥。紫宮執斗而左旋，日行一度，以周於天。」再者，關於紫微帝座方面，《晉書》之敘述極為詳盡，頗可看

出天界君臣居處部署之情形。
《晉書天文志》：

「中宮，北極五星，鉤陳六星，皆在紫宮中。北極，北辰最尊者也，其紐星，天之樞也。……第一星主月，太子也。第二星主日，帝王也，亦太乙（太一）之坐，謂最赤明者也。第三星主五星，庶子也。……鉤陳，後宮也，大帝之正妃也，大帝之常居也。北四星曰女御宮，八十一御妻之象也。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，其神曰耀魄寶，主御群靈，執萬神圖。抱北極四星曰四輔，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。大帝上九星曰華蓋，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。蓋下九星曰杠，蓋之柄也。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，設絛順帝所居也。……紫宮垣十五星，其西蕃七，東蕃八，在北斗北。一曰紫微，大帝之坐也，天子之常居也；主命主度也。一曰長垣，一曰天營，一曰旗星，為蕃衛，備蕃臣也。」

《晉書》之說較《史記》擴增了許多。且兩者同以人事中之君臣組織來比擬天界。又，《晉書》所說的紫宮情形，如以西洋名稱稱之，則包括了大、小熊星座及附近諸星。再者，漢晉所說紫微帝座君臣之間的情形，雖未必即與先秦相契合，其中《晉書》以耀魄寶稱呼天皇大帝，更不見於先秦書；但以北辰為天帝之所在，則自是先秦舊說。我們由《論語》對北辰之敘述，便可證知。又，漢、甘公石申撰《通占大象歷星經》卷一「天皇」云

：「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中央也。不記數，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坐，萬神輔錄圖也。其神曰耀魄寶，主御群靈也。」又，孔穎達《禮記郊特牲》疏引《春秋緯》云：「北極耀魄寶。」是則以耀魄寶為天皇大帝之名者，乃漢世織緯家之說，而《晉書》承之。

二、東皇太一

天帝而外，「太一」神在戰國之世，亦已出現。先秦書籍談到「太一」的有多處，近人顧頡剛、楊向奎等人，曾撰文論述（註一），以為先秦「太一」一詞，含有二義。一則以之為「道」的代稱詞，一則以之為「天神」之稱。以「太一」為道之代稱者，如《莊子天下篇》云：「以本為精，以物為粗，以有積為不足，澹然獨與神明居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關尹、老聃聞其風而悅之，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。」《呂氏春秋大樂篇》云：「太一出兩儀，兩儀出陰陽。陰陽變化，一上一下，合而成章。」又云：「萬物所出，造於太一，化於陰陽，萌芽始震，凝濇以形。」「道也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不可為狀……道也者，至精也，不可為形，不可為名，彊為之，謂之太一。」上述都是以「太一」來描述道體，替代道體。這大概是因為道體是獨一無二，所以會稱之為「太一」。而《呂氏》所言「太一出兩儀」，顯然與《易經繫辭上》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……」之敘述相近，都在說明萬物生化之源頭與生

化過程。以「太一」稱代道體，與本文較無關係；今僅探討與天神有關之「太一」。先秦載籍中談到太一神的有多次，今臚列於下：

《楚辭九歌·東皇太一》：

「吉日兮辰良，穆將愉兮上皇。撫長劍兮玉珥，璆鏘鳴兮琳琅。瑤席兮玉瑱，壺將把兮瓊芳。……五音紛兮繁會，君欣欣兮樂康。」

宋玉《高唐賦》（註二）：

「有方之士，羨門高谿，上成鬱林、公樂聚穀；進純犧，禱琬室，醮諸神，禮太一。」

《韓非子飾邪篇》：

「初時者，魏數年東鄉攻盡陶、衛，數年西向鄉以失其國，此非豐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攝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股搶、歲星，非數年在西也；又非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熒惑、奎台，非數年在東也。故曰：龜策鬼神不足舉數，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。」

《鶡冠子泰鴻篇》：

「泰一者，執大同之制，調泰鴻之氣，正神明之位者也。故九皇受傳，以索其然之所生……九皇殊制，而政莫不效焉，故曰泰一。」

《鶡冠子泰錄篇》：

「天有九鴻，地有九州。泰一之道，九皇之傳，請成於泰始之末，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；范無形，嘗無味，以要名理之所會。」

。

《鶡冠子》一書的真偽，尚多爭議，姑列於此。以上述所列文獻看來，太一神的出現，當在戰國的中末期。太一也常被寫作泰一、太乙。雖然在《韓非子飾邪篇》中看不出他的特殊地位。但在《楚辭九歌》中却極為突出。《九歌》是九首祭祀天神、地示時所用的歌詞。由其內容，可以看出當時的祭神是歌、樂、舞三者相配合的，所保留下來的歌詞，即是我們今日所見的《九歌》。而在九首的祀神曲中，「東皇太一」被列為第一篇，位在東君（日神）、雲中君（雲神）、河伯、湘君、湘夫人、大司命之上，且歌詞首句云：「吉日兮辰良，穆將愉兮上皇。」既以「上皇」稱太一，可見其在天神中的地位必不低。又，今所見先秦太一神的資料，大都偏向於楚地，不知是否原為楚地的地方神，而後漸次延及於中原？漢高祖劉邦係楚人，漢初多襲楚風。至漢武帝時，以「太一」為天界之最高主宰，或許其來有自。

《史記封禪書》云：

「（武帝時）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。曰：『天神貴者泰一，泰一佐曰五帝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，日一太牢，七日；為壇，開八通之鬼道。』」

自武帝後，直到元帝，在漢代有一段長時間，都用「太一」來稱呼天帝、上帝。成帝時才採用匡衡等議，以為祭太一不合於古法，於是去泰一時而返回先秦時之郊天。東漢而後太一神雖然不像漢武帝時那麼尊貴，但對道教却仍

有相當深的影響力，道教神名中有「太一」、「太乙」之稱者，都可以說是由此演變而來的。

三、五帝

「五帝」一詞，至遲在戰國之時已存在。

《周禮天官大宰》說：「祀五帝，則掌百官之誓戒，與其具脩。」《周禮地官大司徒》說：

「祀五帝，奉牛牲，羞其肆。」《荀子非相篇》：「五帝之外無傳人。」《荀子大略篇》：

「誥誓不及五常，盟詛不及三王。」《楚辭九章惜誦》：「令五帝以枿中兮，戒六神而嚮服。」《呂氏春秋蕩兵篇》：「黃炎故用水火矣，共工氏固次作難矣，五帝固相與爭矣。遞興廢，勝者用事。」《禮記樂記篇》：「五帝殊時不相沿樂。」《晏子春秋內篇諫上》：「請致五帝以明君德。」這些文字，都足以說明五帝一詞，先秦時已有之。

「五帝」之稱既已存在，那麼五帝究竟是

指哪五位呢？從先秦至宋，說法極其紛歧。約歸之，有下列數種：

1. 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、《禮記月令篇》等，以太皞伏羲氏、炎帝神農氏、黃帝軒轅氏、少皞金天氏、《孔子家語五帝》、顓頊高陽氏等五人為五帝。

2. 《大戴禮記五帝德》、《史記五帝本紀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孔子家語五帝德》、《風俗通義》等，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等五人為五帝。

3. 《春秋緯》以東方青帝靈威仰，南方赤

帝赤燦怒，西方白帝白招拒，北方黑帝汁光紀，中央黃帝含樞紐爲五帝。孔穎達《禮記郊特牲》疏云：「《春秋緯》：『紫微宮爲大帝。』」又云「北極耀魄寶。」又云「大微宮有五帝坐星，青帝曰靈威仰，赤帝曰赤燦怒，白帝曰白招拒，黑帝曰汁光紀，黃帝曰含樞紐。」賈公彥《周禮天官大宰》疏所言之五帝與此同。

4. 晉·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、鄭樵《通志》等，以少昊金天氏、顓頊高陽氏、帝嚳高辛氏、唐堯、虞舜五人爲五帝。又，漢世孔安國所撰之《尚書序》雖未明言，由其文義看，亦傾向於此說。

5. 宋·胡宏《皇王大紀》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爲五帝。

上述諸說除前兩種爲先秦本有者外，其餘都可斷定爲後起之說。而前兩說中，《大戴記》、《史記》等以黃帝爲首之五帝說，重在闡釋古聖帝王之傳承，可略而不說。在先秦典籍中，可以看出五帝與天神及祭祀有直接關係的，則爲《呂氏》及《禮記月令》之五帝說。《呂氏春秋》與《禮記月令》把太皞、少皞、黃帝、炎帝、顓頊等五帝，拿來與勾芒、祝融、后土、蓐收、玄冥等五神及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宮商角徵羽五音等相配合。用以說明四季所應祭祀之神明。今節錄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之說於下：

「孟春之月……其日甲乙，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，其蟲鱗，其音角，律中太簇（仲春爲夾鐘，季春爲姑洗），其數八，其味

酸，其臭羶，其祀戶，祭先脾。」

「孟夏之月……其日丙丁，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，其蟲羽，其音徵，律中仲呂（仲夏爲蕤賓，季夏爲林鐘），其數七。其性禮，其事視，其味苦，其臭焦，其祀竈，祭先肺。」

「中央土，其日戊己，其帝黃帝，其神后土，其蟲倮，其音宮，律中黃鐘之宮，其數五，其味甘，其臭香，其祀中霤，祭先心。」

「孟秋之月……其日庚辛，其帝少皞，其神蓐收，其蟲毛，其音商，律中夷則（仲秋爲南呂，季秋爲無射），其數九，其味辛，其臭腥，其祀門，祭先肝。」

「孟冬之月……其日壬癸，其帝顓頊，其神玄冥，其蟲介，其音羽，律中應鐘（仲冬爲黃鐘，季冬爲大呂），其數六，其味鹹，其臭朽，其祀行，祭先腎。」

除《呂氏》、《禮記》談到五帝、五神、五行、五音、五色、四季等之相配外，《尚書洪範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管子四時篇、幼官篇、五行篇》、《淮南子天文篇、時則篇》、《韓詩外傳》等偶而也會有片言隻語談及五行、五音、四季、五帝、五事等。今以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爲主並綜合他家說，列表於下頁：

表述《呂氏春秋》及《禮記月令》既以太皞、少皞、黃帝、炎帝、顓頊等爲五帝，那麼五帝之名諱、家世，又是如何呢？諸家說辭中以高誘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之說較簡明，今錄

之於下：

「太皞，伏羲氏，以木德王天下之號，死祀於東方，爲木德之帝。」

「炎帝，少典之子，姓姜氏，以火德王天下，是爲炎帝，號曰神農。死託祀於南方，爲火德之帝。」

「黃帝，少典之子，以土德王天下，號軒轅氏，死託祀爲中央之帝。」

「少皞，帝嚳之子，摯兄也。以金德王天下，號爲金天氏，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。」

「顓頊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，以水德王天下，號高陽氏，死祀爲北方水德之帝。」

以上爲《呂氏春秋》所說之五帝。又，以太皞、少皞、黃帝、炎帝、顓頊等五人爲五帝，其說雖見載於《呂氏春秋》，但却肇端於《左傳》、《莊子》等。

《左傳昭公十七年》：

「（鄭子曰）昔者黃帝氏以雲紀，故爲雲師而雲名；炎帝氏以火紀，故爲火師而火名；共工氏以水紀，故爲水師而水名；太皞氏以龍紀，故爲龍師而龍名；我高祖少皞摯之立，鳳凰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爲鳥師而鳥名。」

《左傳》敘述了古代帝王官名命取之由來，談到了黃帝、炎帝、共工、太皞、少皞等五人。其中「共工」一詞與《呂氏》之顓頊，名稱雖異，其實則一。共工爲水官，而《呂氏》

五行、五音、十二律、五味、五祀、四時、五常等相配表

水	金	土	火	木	行五
壬癸	庚辛	戊己	丙丁	甲乙	日時
冬	秋	季夏	仲夏(孟夏)	春	季四
玄冥 顓頊	蓐收 少皞	后土 黃帝	祝融 炎帝	勾芒 太皞	神帝
羽	商	宮	徵	角	音五
大呂(十二月)	夷則(七月) 南呂(八月) 無射(九月)	黃鐘	林鐘(六月) 蕤賓(五月)	姑洗(三月) 夾鐘(二月) 太簇(一月)	十二律
北	西	中	南	東	方五
黑	白	黃	赤	青	色五
介	毛	(稟)羸	羽	鱗	蟲羽
六	九	五	七	八	數五
鹹	辛	甘	苦	酸	味五
朽	腥	香	焦	羶	臭五
行	門	雷中	竈	戶	祀五
腎	肝	心	肺	脾	物祭
智	義	信	禮	仁	性五
聽	言	思	視	貌	事五
精	魂	神	魄	志	神魂
					備註

案：1. 五味指口中之味覺，五臭指鼻子所聞之氣味。
 2. 本表係以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為主，並綜匯《尚書洪範篇》、《管子四時篇、幼官篇、五行篇》、《大戴禮夏小正》、《淮南子天文篇、時則篇》、《禮記月令篇》、《韓詩外傳》等諸家說而來。

以五帝配五方五行，其中黃帝屬中央土，太皞為東方木，炎帝為南方火，少皞為西方金，顓頊為北方水。《莊子大宗師》：「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。」釋文云：「玄宮，北方之宮也。」是亦以顓頊為北帝，五行屬水。因而《左傳》雖無「五帝」之名，而所列之五帝則與《呂氏》相似。又，《楚辭遠遊篇》中亦陸續提到了五帝。文云：「軒轅不可攀緣兮，吾將從王喬而娛戲。」「吾將過乎句芒，歷太皓（皞）以右轉兮……遇蓐收乎西皇。」「指炎神而直馳兮」「祝融戒而還衡兮」「從顓頊乎增冰，歷玄冥以邪徑兮」；文中已斷續提到黃帝、炎帝、太皓、西皇、顓頊等五帝，及句芒、蓐收、祝融、玄冥等五帝之佐神；並將五帝配屬於五個方位；可見《呂氏》之說，其來有自。而《孔子家語五帝篇》一文中，頗能看出五帝五神之關係，今錄之於下：

「季康子問於孔子曰：『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，請問何謂五帝？』孔子曰：『昔丘也，聞諸老聃曰：天有行水火金木土，分時化育，以成萬物，其神謂之五帝。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，取法五行。五行更王，終始相生，亦象其義。故其為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。是以太皞配木，炎帝配火，黃帝配土，少皞配金，顓頊配水。』康子曰：『太皞氏其始之木，何如？』孔子曰：『五行用事，先起於木。木，東方，萬物之初皆出焉，是故王者則之，而首以

木德王天下。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。『康子曰：『吾聞勾芒爲木正，祝融爲火正，蓐收爲金正，玄冥爲水正，后土爲土正，此五行之主而不亂。稱曰帝者，何也？』孔子曰：『凡五正者，五行之官，名五行。佐成上帝，而稱五帝，太皞之屬配焉。亦云帝，從其號。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：曰重、曰該、曰脩、曰熙，實能金木及水，使重爲勾芒，該爲蓐收，脩及熙爲玄冥。顓頊氏之子曰黎，爲祝融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，爲后土，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，生爲上公，死爲貴神，別稱五祀，不得同帝。』

文中所言，以太皞、炎帝、黃帝、少皞、顓頊等五人，生爲帝王，且佐成上帝，所以死配五行，稱爲五帝。至於勾芒、祝融、蓐收、后土、玄冥等五者，生爲上公，死爲貴神，其地位在五帝之下。

又，先秦所言之五帝，原係古之帝王，屬於人鬼。因其有功於民，且貴爲帝王，死後祀之。並以之與五行、五方等相配。又因商周之世，人鬼之地位極高，可與天神、地示並列，所以常以人鬼配天。但漢後人鬼的地位逐漸式微，至東漢佛教傳入後更甚。因此織緯家及道教徒便更塑造出東方青帝靈威仰、南方赤帝赤熛怒、中央黃帝含樞紐、西方白帝白招拒、北方黑帝汁光紀等五位來取代先秦所說之五帝，將五帝完全人格化，脫離了人鬼的範疇。漢魏六朝道經，如《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》

《五符本行經》等，皆是如此。但道經所言五帝及其所係之五行、五方、服色等等，則依舊可以看出深受先秦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之影響。

再者，在祭祀五帝方面，《周禮天官大宰》、《周禮地官大司徒》已有「祀五帝」之記載，《史記封禪書》說秦時所祀上帝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四方四帝之祀。漢高祖二年增立北時祀黑帝。自秦始皇至漢景帝之世，且以五帝爲天神之最尊貴者（說見下章）。兩漢而後，五帝常列於國家之重要祀典。

四、五神

五神原是五方五行之神，因此亦可稱之爲五方神或五行神。依次爲東方木正曰句芒，南方火正曰祝融，西方金正曰蓐收，北方水正曰玄冥，中央土正曰后土。這五個人係掌管五行之官長，因有功於人，死後爲神，五神之說，在春秋之世已存在。

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載魏獻子與蔡墨之問答云：

「（蔡墨曰）：『夫物物有其官，官脩其方……故有五行之官，是謂五官，實列受氏姓，封爲上公，祀爲貴神。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。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』……獻子曰：『社稷五祀，誰氏之五官也？』對曰：『少皞氏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該，曰脩，曰熙，實能金木及水。使重爲句

芒，該爲蓐收，脩及熙爲玄冥，世不失職，遂濟窮桑，此其三祀也。顓頊氏有子曰犁，爲祝融；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爲后土；此其二祀也。』

《國語楚語》云：

「（顓頊）命木正重，司天以屬神；命火正黎，司地以屬民。」

據《左傳》等所言，句芒、蓐收、玄冥、祝融、后土五者原是官名，曾司治此五官而有功被祀爲神者，爲重、該、脩、熙、黎（黎）及句龍等人。此五人並不是同一時代之人，今依孔穎達疏列表於下：

（木正）句芒；重

（火正）祝融；犁（《國語楚語》作黎）

（土正）后土；句龍

（金正）蓐收；該

（水正）玄冥；脩、熙二人。

在此五神中，鄭玄《禮記月令》「后土」下注，以爲「黎」兼司火、土二官，與《左傳》所說句龍爲后土者不同，不知鄭氏何所據。又，關於「黎」爲祝融之說，《史記楚世家》云：

「共工作亂，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，帝誅黎，而以其弟吳回爲黎，復居火正，爲祝融。」

孔穎達《左傳昭二十九年》疏使據《史記》說，以爲黎爲國名、官號，故可以使吳回爲黎。而高誘《呂氏春秋孟夏紀》注，則直接以吳回爲祝融，而取代了黎。又，《呂氏春秋》

將五神配五帝，於是五神成了五帝之佐。所謂「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。」「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。」「其帝黃帝，其神后土。」「其帝少皞，其神蓐收。」「其帝顓頊，其神玄冥。」五帝之姓氏名諱已如上述，對於五神之名諱來歷，《左傳》雖有提及然過於簡略，今錄高誘《呂氏春秋十二紀》有關五神之注於下：

「句芒，少皞氏之裔子曰重，佐木德之帝，死為木官之神。」

「祝融，顓頊氏後，老童之子吳回也。為高辛氏火正，死為火官之神。」

「后土，官（也），共工氏子句龍，能平九土，死託祀為后土之神。」

「蓐收，少皞氏裔子曰該，皆有金德，死託祀為金神。」

「玄冥，官也，少皞氏之子曰循（《左傳》作「脩」），為玄冥師，死祀為水神。」

高氏說重、該、脩是少皞氏之裔子，但《左傳》則說重、該、脩、熙是少皞氏之四叔；兩者不同。孔穎達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疏曾對此事加以辨釋云：「少皞氏有四叔，四叔是少皞之子孫，非一時也。」孔氏以「子孫」釋「叔」字；依孔氏之義，則「叔」之稱，當如周王室之稱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。《儀禮覲禮》云：「同姓大國則曰伯父，其異姓則曰伯舅。同姓小邦則曰叔父，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。」是同姓之後世子孫稱伯叔父，異姓之後世子孫稱伯叔舅。

再者，由有關之記載看來，五神既是由五行官之官長演變而來，以其有功於民，而死後為神，據是，五神者亦是人鬼。

至於五神的形貌，則由於先秦之時，時人一方面好以鬼神配天，因而出現在天上時，便以星宿的形式出現，如傳說之上比列星，風伯飛廉為箕星，雨師屏翳為畢星。另一方面，先秦好將鬼神塑造成人面獸身形相，因此鬼神如出現在人間時，便常以人獸相混合之形貌出現。如女媧之人頭蛇身，如西王母之虎齒、豹尾。而《列子黃帝篇》云：「庖犧氏、女媧氏、神農氏、夏后氏，蛇身人面、牛首虎鼻，此有非人之狀，而有大聖之德。」職是之故，五神雖是人鬼，但既為神，則其出現在人間之形貌，亦當是人面獸身之形狀。

五神，春秋時已存在，在周世極為靈驗，深為時人所敬畏，其中尤以句芒、祝融、蓐收三神為然，因而典籍對此三神的記載也就較詳。今分述於下：

1. 句芒：關於「木正句芒」得名之由來，杜預以為「木生句曲而有芒角。」賈逵以為「萬物始生，句而有芒角。」（註三）句芒神據《左傳》所載，其神名重；若據《山海經》、《墨子》所言，則其神之形貌為鳥身人面，方面素服，乘兩龍而行。

《山海經，海外東經》：「東方句芒，鳥身人面，乘兩龍。」

《墨子非攻下》：「有神人面鳥身，若瑾以待。」

《墨子明鬼下篇》：

「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，有神入門而左，鳥身，素服三絕（玄純），面狀正方。鄭穆公見之，乃恐懼奔（奔）。神曰：『無懼，帝享女明德，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，使若國家蕃昌，子孫茂母失。』鄭穆公再拜稽首曰：『敢問神名。』曰：『予為句芒。』」

由此兩處記載，可知句芒神之形貌為鳥身人面，且是方面素服。《墨子》之文，晉人郭璞曾引之以注《山海經》，然而鄭穆公則引作秦穆公；近世學者，都以為當以作「秦穆公」為是。《論衡無形篇》云：「秦穆公有明德，上帝賜之十九年。」《論衡福虛篇》亦云：「秦穆公有明德，上帝賜之九十（十九之誤倒）。」由這兩處，可以證明「鄭」乃「秦」之譌。

句芒神之名，除出現在《左傳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之外，《楚辭遠遊》云：「吾將過乎句芒。」《太公金匱》云：「東海之神曰句芒。」皆可知此神為先秦習見之神。

2. 祝融：「祝融」二字，是非常明朗之意。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杜預注云：「祝融，明貌。」賈逵注云：「夏陽氣明朗。祝，甚也；融，明也。」祝融神主南方火，為炎帝之佐，名吳回，亦稱為黎。獸身而人面。

《山海經海外南經》：「南方祝融，獸身人面，乘兩龍。」

《山海經海內經》：

「洪水滔天，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。」

《墨子非攻下》：

「（湯伐夏桀），天命（祝）融隆（降）火于夏之城間，西北之隅。」

《國語鄭語》云：

「夫黎爲高辛氏火正，以淳燿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四海，故命之曰祝融，其功大矣。」

《國語周語上》

「其夏之興也，融降于崇山；其亡也，回祿信於聆隧。」

祝融掌火居南方，爲炎帝之佐。獸身人面

。《太公金匱》云：「南海之神曰祝融。」祝融係官名，一般都說黎爲祝融。至於其身世，則在《山海經》中却有兩種不同的說法。《大荒西經》云：「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祝融。」

《海內經》云：「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聽詵生炎居，炎居生節並，節並生戲器，戲器生祝融。」；《海內經》說祝融爲炎帝之後，但《大荒西經》及《左傳》等則以爲是黃帝曾孫顓頊之後。

3. 后土：「后土」之名，據杜預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注云：「土爲群物主，故稱后也。其祀爲句龍焉。」句龍爲共工氏之子。至於其身世，則《山海經海內經》說：

「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聽詵生炎居；炎居生節並；節並生戲器；戲器生祝融；祝融

降處于江水，生共工。……共工生后土。」

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：

「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爲后土。」

后土爲社神，是有國有土者所要祭祀的主要對象。在先秦中也算是極重要的神。先秦書中常見到「社稷」一詞，社即是后土。《禮記》一書中，對立社之法及祭祀之禮均有詳述：

《禮記郊特牲》：

「社祭土而主陰氣也。君南鄉於北墻下，答陰之義也。日用甲，用日之始也。天子大社，必受霜露風雨，以達天地之氣也。是故喪國之社屋之，不受天陽也。薄社北牖，使陰明也。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載萬物，天垂象；取財於地，取法於天，是以尊天而親地也。故教民美報焉。家主中雷，而國主社，示本也。唯爲社事，單出里；唯爲社田，國人畢作；唯社，丘乘共粢盛；所以報本反始也。」

《禮記禮運篇》：

「故祭帝於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於國，所以列地利也；祖廟，所以本仁也；山川，所以償鬼神也；五祀，所以本事也。」

《禮記祭法篇》：

「王爲群姓立社，曰大社；王自爲立社，曰王社；諸侯爲百姓立社，曰國社；諸侯自爲立社，曰侯社。大夫以下成群立社，曰置社。」

《禮記郊特牲》說：「唯爲社事，單（盡）出里；唯爲社田（獵），國人畢作。」，可

知「社」爲國之尊神，祀社是全國人民所共同參與的盛事。而社有大小公私之分，依次有大社、王社、國社、侯社、置社（里社）。唐·孔穎達《禮記郊特牲》疏對於社壇制度的解說頗爲詳盡，錄之於下：

「《白虎通》云：『天子之社壇方五丈，諸侯半之。說者又云：天子之社，封五色土爲之。若諸侯受封者，割其方色土與之；則東方青，南方赤之類是也。』皆以黃土也。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，《祭法》云：『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，王自爲立社曰王社；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，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。』是各有二社。又，各有勝國之社，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，是天子有之也。』……其所置之處，《小宗伯》云：『右社稷，左宗廟。』鄭云：『庫門內，雉門外之左右，爲群姓立社者，在庫門內之西，自爲立者；在藉田之中，其亡國之社。……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，皆以土地所宜之木；則《論語》云：『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』故《大司徒》云：『而樹之田主，各以其野之所宜木』是也。其天子大社之等，案《尚書無逸篇》曰：『大社唯松，東社唯柏，南社唯梓，西社唯栗，北社唯槐。』……其社主用石。」

從上述的記載中，我們知道在周世，天子、諸侯各有二社；一爲公社（爲群眾立），一爲私社（自立）。百姓群居也可以立社，稱爲

「置社」，後世稱為「里社」。天子的社壇聚五色土而成，為五丈見方。諸侯的社壇，是由天子依其所在方向，分別從天子社壇中，割取其方位所代表的青、赤、白、黑等土，再加上諸侯本國之土所做成。社的旁邊種有社木，一般的社木，是依照當地土質所宜生長的樹木，

來做為社木。至於社主（社神的神牌位），則用石頭做成。
以上是周世社神與社壇制度的一般情形。
（待續）

註一：見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中編顧頡剛、楊向奎撰《三皇考》。
註二：見《昭明文選》卷十九。
註三：杜、賈二氏之說見《左傳昭公二十九年》
《杜注及孔疏引》。

朱介凡編著

中華諺語志

附索引

二十四開本 十一冊

精裝三七八〇元
平裝三〇六〇元

朱介凡先生潛心諺語研究整理，爬梳古籍，搜羅近著，片辭隻義，自出機杼，孜孜矻矻，垂五十年，方寫成「中華諺語志」這部大書。

本書依諺語性質，別為人生、社會、行業、藝文、自然五大部門。下分哲理、德行、生活等卅二大類，再分為宇宙觀、社會觀、人生觀等一五七小類，小類之下復區分為一七八九細類。全書總計收錄諺語五二、一一五條。並列舉相關史實、謠俗傳說及現代生活例證，洋洋五百餘萬言，另附錄索引以便檢索。是一部少見的大著作，也是俗文學、語言學、民俗學、文化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和修辭學的研究寶庫。

◎ 本月底前訂購，八折優待 ◎

譚達先著

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

二十四開本 每部七冊（可分售） 總價四七七元

作者研究我國民間文學廿餘年，以現代之觀點，對我國民間流傳、由民間藝人創作或傳播之民間口頭文學，作全面有系統之介紹和比較研究，撰成本書，通俗而不失學術性，甚富可讀性，對愛好中國民間文學者裨益殊多。年前出版於香港。茲經作者授權本館出版，特廉價發行，以饜讀者。

- ① 中國神話研究 六三元
- ② 中國民間寓言研究 四五元
- ③ 中國民間童話研究 七二元
- ④ 中國動物故事研究 五四元
- ⑤ 中國民間戲劇研究 六三元
- ⑥ 中國評書（評話）研究 二六元
- ⑦ 中國民間謎語研究 五四元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臺北市 10336 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郵政劃撥：第 00000000000000000000 號
電話：二一八〇〇一、二一八〇〇二、二一八〇〇三、二一八〇〇四
傳真：八〇二二、三七一〇、二七四